中国文学编年史

元代卷

主编◇陈文新

本卷主编◇余来明

湖南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国文学编年史

元代卷

主编◇陈文新

本卷主编◇余来明

中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编年史. 元代卷/陈文新主编；余来明分册主编.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9
ISBN 7-5438-4555-5

Ⅰ.中… Ⅱ.①陈…②余… Ⅲ.①文学史—编年史—中国—元代 Ⅳ.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1911 号

中国文学编年史·元代卷

责任编辑：李建国　胡如虹　曹有鹏
聂双武　张志红　杨　纯　邓胜文
主　　编：陈文新
书名题字：卢中南
装帧设计：陈　新
出　　版：湖南人民出版社
地　　址：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市场营销：0731-2226732
网　　址：http://www.hnppp.com
邮　　编：410005
制　　作：湖南潇湘出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电　　话：0731-2229693　2229692
印　　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广东）有限公司
经　　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版　　次：200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 1094　1/16
印　　张：33
字　　数：730,000
书　　号：ISBN 7-5438-4555-5/I · 458
定　　价：246.00 元

《中国文学编年史》编纂委员会

顾　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卞孝萱　邓绍基　冯其庸　曹道衡　傅璇琮

霍松林

主　编　陈文新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石观海　李建国　汪春泓　陈文新　张思齐

张玉璞　於可训　赵伯陶　赵逵夫　胡如虹

诸葛忆兵　曹有鹏　熊治祁　熊礼汇　霍有明

本卷撰稿人

余来明

☆国家985建设项目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

目 录

总序 …… 1
凡例 …… 1
绪论 …… 1

第一章 世祖至元十六年至成宗大德十一年共29年

引言 …… 1
公元1279年（世祖至元十六年 己卯） …… 8
公元1280年（世祖至元十七年 庚辰） …… 16
公元1281年（世祖至元十八年 辛巳） …… 22
公元1282年（世祖至元十九年 壬午） …… 25
公元1283年（世祖至元二十年 癸未） …… 29
公元1284年（世祖至元二十一年 甲申） …… 32
公元1285年（世祖至元二十二年 乙酉） …… 36
公元1286年（世祖至元二十三年 丙戌） …… 39
公元1287年（世祖至元二十四年 丁亥） …… 44
公元1288年（世祖至元二十五年 戊子） …… 51
公元1289年（世祖至元二十六年 己丑） …… 56
公元1290年（世祖至元二十七年 庚寅） …… 60
公元1291年（世祖至元二十八年 辛卯） …… 64
公元1292年（世祖至元二十九年 壬辰） …… 69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公元 1293 年（世祖至元三十年　癸巳）…… 75
公元 1294 年（世祖至元三十一年　甲午）…… 79
公元 1295 年（成宗元贞元年　乙未）…… 85
公元 1296 年（成宗元贞二年　丙申）…… 89
公元 1297 年（成宗大德元年　丁酉）…… 95
公元 1298 年（成宗大德二年　戊戌）…… 100
公元 1299 年（成宗大德三年　己亥）…… 106
公元 1300 年（成宗大德四年　庚子）…… 108
公元 1301 年（成宗大德五年　辛丑）…… 114
公元 1302 年（成宗大德六年　壬寅）…… 119
公元 1303 年（成宗大德七年　癸卯）…… 125
公元 1304 年（成宗大德八年　甲辰）…… 130
公元 1305 年（成宗大德九年　乙巳）…… 136
公元 1306 年（成宗大德十年　丙午）…… 138
公元 1307 年（成宗大德十一年　丁未）…… 142

第二章　武宗至大元年至文宗至顺三年共 25 年

引言 …… 150
公元 1308 年（武宗至大元年　戊申）…… 157
公元 1309 年（武宗至大二年　己酉）…… 162
公元 1310 年（武宗至大三年　庚戌）…… 165
公元 1311 年（武宗至大四年　辛亥）…… 171
公元 1312 年（仁宗皇庆元年　壬子）…… 175
公元 1313 年（仁宗皇庆二年　癸丑）…… 180
公元 1314 年（仁宗延祐元年　甲寅）…… 186
公元 1315 年（仁宗延祐二年　乙卯）…… 191
公元 1316 年（仁宗延祐三年　丙辰）…… 197
公元 1317 年（仁宗延祐四年　丁巳）…… 199
公元 1318 年（仁宗延祐五年　戊午）…… 203
公元 1319 年（仁宗延祐六年　己未）…… 209
公元 1320 年（仁宗延祐七年　庚申）…… 212

公元 1321 年（英宗至治元年　辛酉）…… 219
公元 1322 年（英宗至治二年　壬戌）…… 228
公元 1323 年（英宗至治三年　癸亥）…… 233
公元 1324 年（泰定帝泰定元年　甲子）…… 241
公元 1325 年（泰定帝泰定二年　乙丑）…… 250
公元 1326 年（泰定帝泰定三年　丙寅）…… 253
公元 1327 年（泰定帝泰定四年　丁卯）…… 256
公元 1328 年（文宗天历元年　戊辰）…… 262
公元 1329 年（文宗天历二年　己巳）…… 266
公元 1330 年（文宗至顺元年　庚午）…… 271
公元 1331 年（文宗至顺二年　辛未）…… 278
公元 1332 年（文宗至顺三年　壬申）…… 282

第三章　顺帝元统元年至顺帝至正二十七年共 35 年

引言 …… 287
公元 1333 年（顺帝元统元年　癸酉）…… 291
公元 1334 年（顺帝元统二年　甲戌）…… 299
公元 1335 年（顺帝至元元年　乙亥）…… 306
公元 1336 年（顺帝至元二年　丙子）…… 311
公元 1337 年（顺帝至元三年　丁丑）…… 315
公元 1338 年（顺帝至元四年　戊寅）…… 318
公元 1339 年（顺帝至元五年　己卯）…… 323
公元 1340 年（顺帝至元六年　庚辰）…… 327
公元 1341 年（顺帝至正元年　辛巳）…… 331
公元 1342 年（顺帝至正二年　壬午）…… 335
公元 1343 年（顺帝至正三年　癸未）…… 341
公元 1344 年（顺帝至正四年　甲申）…… 345
公元 1345 年（顺帝至正五年　乙酉）…… 354
公元 1346 年（顺帝至正六年　丙戌）…… 361
公元 1347 年（顺帝至正七年　丁亥）…… 366
公元 1348 年（顺帝至正八年　戊子）…… 369

公元 1349 年（顺帝至正九年　己丑）…… 378
公元 1350 年（顺帝至正十年　庚寅）…… 382
公元 1351 年（顺帝至正十一年　辛卯）…… 389
公元 1352 年（顺帝至正十二年　壬辰）…… 393
公元 1353 年（顺帝至正十三年　癸巳）…… 399
公元 1354 年（顺帝至正十四年　甲午）…… 402
公元 1355 年（顺帝至正十五年　乙未）…… 407
公元 1356 年（顺帝至正十六年　丙申）…… 413
公元 1357 年（顺帝至正十七年　丁酉）…… 419
公元 1358 年（顺帝至正十八年　戊戌）…… 424
公元 1359 年（顺帝至正十九年　己亥）…… 427
公元 1360 年（顺帝至正二十年　庚子）…… 433
公元 1361 年（顺帝至正二十一年　辛丑）…… 439
公元 1362 年（顺帝至正二十二年　壬寅）…… 444
公元 1363 年（顺帝至正二十三年　癸卯）…… 449
公元 1364 年（顺帝至正二十四年　甲辰）…… 452
公元 1365 年（顺帝至正二十五年　乙巳）…… 459
公元 1366 年（顺帝至正二十六年　丙午）…… 464
公元 1367 年（顺帝至正二十七年　丁未）…… 469

主要参考引用书目 …… 475
人名索引 …… 482
后记 …… 493

总　序

纪传体、编年体是中国传统史书的两种主要体裁，而编年体的写作远较纪传体薄弱。《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史部编年类小序已明确指出这一事实："司马迁改编年为纪传，荀悦又改纪传为编年。刘知幾深通史法，而《史通》分叙六家，统归二体，则编年、纪传均正史也。其不列为正史者，以班、马旧裁，历朝继作。编年一体，则或有或无，不能使时代相续。故姑置焉，无他义也。"[①] 与古代历史著作的这种体裁格局相似，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写作中，也是纪传体一枝独秀，不仅在数量上已多到难以屈指，各大专院校所用的教材也通常是纪传体，这类著作的核心部分是作家传记（包括作家的创作经历和创作成就）。编年类的著作，则虽有陆侃如、傅璇琮、曹道衡、刘跃进等学者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就总体而言，仍有大量空白，尤其是宋、元、明、清、现、当代部分，历时一千余年，文献浩繁，而相关成果甚少。这样一种状况，自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套十八卷的《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出版，即旨在一定程度地改变这种状况。

文学史是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中展开的。纪传体的空间意识和时间意识以若干个焦点（作家）为坐标，对文学史流程的把握注重大体判断。其优势在于，常能略其玄黄而取其隽逸，对时代风会的描述言简意赅，达到以少许胜多许的境界。若干重要的文学史术语如"建安风骨"、"盛唐气象"、"大历诗风"等，就是这种学术智慧的凝

①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第4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结。但是，由于风会之说仅能言其大概，“个别”和“例外”（即使是非常重要的“个别”和“例外”）往往被忽略，不免留下遗憾。一些跨时代的作家，如李煜、刘基、张岱等人，在文学史中的时代归属与其代表作的实际创作年代也常有不吻合的情形。例如，李煜被视为南唐作家，而他最好的词写在宋初；刘基被视为明代作家，而他最好的诗、文写在元末；张岱被视为明代作家，而其代表作多写于清初。比上述情形更具普遍性的，还有下述事实：我们讲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往往以毛宗岗修订本为例；我们讲施耐庵的《水浒传》，往往以百回繁本为例；我们讲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往往以崇祯本为例。这就出现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我们讲的并不是作家的原著；第二，我们忽略了读者的接受情形。这类涉及风会与例外、作家时代归属与作品实际创作、传播与接受两方面的问题，以纪传体来解决，由于受到体例的限制，往往力不从心，采用编年体，解决起来就方便多了：不难依次排列，以展开具体而丰富多彩的历史流程。

与纪传体相比，编年史在展现文学历程的复杂性、多元性方面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在时代风会的描述和大局的判断上，则远不如纪传体来得明快和简洁。作为尝试，我们在体例的设计、史料的确认和选择方面采用了若干与一般编年史不同的做法，以期在充分发挥编年史长处的同时，又能尽量弥补其短处。我们的尝试主要在三个方面：其一，关于时间段的设计。编年史通常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下辖月，月下辖日。这种向下的时间序列，可以有效发挥编年史的长处。我们在采用这一时间序列的同时，另外设计了一个向上的时间序列，即：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上设阶段，阶段上设时代。这种向上的时间序列，旨在克服一般编年史的不足。具体做法是：阶段与章相对应，时代与卷相对应，分别设立引言和绪论，以重点揭示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时代特征（现当代文学因时间周期较短，拟省略阶段，不设引言）。其二，历史人物的活动包括“言”和“行”两个方面，“行”（人物活动、生平）往往得到足够重视，“言”则通常被忽略。而我们认为，在文学史进程中，“言”的重要性可以与“行”相提并论，特殊情况下，其重要性甚至超过“行”。比如，我们考察初唐的文学，不读陈子昂的诗论，对初唐的文学史进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了解；我们考察嘉靖年间的文学，不读唐宋派、后七子的文论，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景观就不可能有准确的把握。鉴于这一事实，若干作品序跋、友朋信函等，由于透露了重要的文学流变信息，我们也酌情收入。其

三，较之政治、经济、军事史料，思想文化活动是我们更加关注的对象。中国文学进程是在中国历史的背景下展开的，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均有显著联系，而与思想文化的联系往往更为内在，更具有全局性。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有意加强了下述三方面材料的收录：重要文化政策；对知识阶层有显著影响的文化生活（如结社、讲学、重大文化工程的进展、相关艺术活动等）；思想文化经典的撰写、出版和评论。这样处理，目的是用编年的方式将中国文学进程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国思想文化变迁一并展现在读者面前。

《中国文学编年史》是一个基础性的重大学术工程，文献的广泛调查和准确使用是做好编纂工作的首要前提。《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丛书集成》、《笔记小说大观》等是我们经常使用的典籍，近人和今人整理出版的别集、总集，大量年谱（如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以及文、史、哲方面的编年史，均在参考范围之内，限于体例，未能一一注明，谨此一并致谢。在使用上述文献的过程中，我们采取的是一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态度。这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典籍是由我们第一次标点，这一工作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是前人已经整理的典籍，我们也并不直接采用，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再整理一次。这样做当然增加了工作量，但确有许多好处，若干错误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得到纠正的，有些错误的纠正涉及基本事实的澄清。比如，张大复《皇明昆山人物传》卷八记梁辰鱼晚年情形，有云："（梁氏）当除夕遇大雪，既寝不寐。忽令侍者遍邀诸年少，载酒放歌，绕城一匝而后就睡。曰：'天为我辈雨玉，可令俗人蹴踏之耶?'时年已七十矣。亡何，中恶，语不甚了。有老奴李用者，颇省其说，尚有注记。得岁七十有三。"一位学者将"中恶，语不甚了"标点为"中恶语，不甚了"，并就此推论说："梁辰鱼七十岁时遭遇暧昧不明的事件。""《皇明昆山人物传》的上述记载本意是为贤者讳，事实上倒很可能为统治者隐盖了迫害异己文人的一件罪行。"这就不免弄错了事实。"中恶"即突然患急病，正所谓"老健春寒秋后热"，老年人得急病是常见的情形。而"中恶语"的表述，明显不符合古人的语言习惯。再如，陈田《明诗纪事》将正德时期的傅汝舟与明末的傅汝舟混为一人，将两人的生平搅在一起，其按语云："丁戊山人诗初矜独造，晚遁荒诞，择其入格者录之，亦是幽弦孤调。山人享大年，具异才，谈佛谈仙，亦作北里中艳语。初与郑少谷游，晚乃与茅止生、卓去病、张文寺、文太青倡和，支离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诞，无所不有。少谷集中无是也。论者乃专谓山人刻意学少谷，何哉？”《明诗纪事》近三百万言，卓有建树，是研究明诗的必备案头书。但关于傅汝舟，陈田的确弄错了。郑善夫（1485—1523）号少谷，以学杜著称，学郑少谷的是正德年间的傅汝舟；文翔凤号太青，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与文太青等唱和的是明末的傅汝舟。两个傅汝舟之间相距约百年，陈田想当然地将二者合为一人，说他“享大年”，又说他前期学郑少谷，后期学竟陵派，曲意弥缝，令人哑然失笑。其他种种，如部分文学家辞典对作家生卒年的误注，若干点校本的断句错误等，我们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纠正。提到这些情况，不是想证明我们的水平有多高，而意在告诉读者：我们的工作态度是认真的，有志于为读者提供一部值得信赖的编年史著述。

《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得到了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华书局、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曲阜师范大学、中南民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单位专家和领导，尤其是武汉大学领导的支持；湖南省新闻出版局、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及湖南人民出版社鼎力支持编年史的编纂出版，所有这些，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

陈文新

2006 年 7 月 23 日于武汉大学

凡　例

一、《中国文学编年史》以编年形式演述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凡十八卷：第一卷周秦、第二卷汉魏、第三卷两晋南北朝、第四卷隋唐五代（上）、第五卷隋唐五代（中）、第六卷隋唐五代（下）、第七卷宋辽金（上）、第八卷宋辽金（中）、第九卷宋辽金（下）、第十卷元代、第十一卷明前期、第十二卷明中期、第十三卷明末清初、第十四卷清前中期（上）、第十五卷清前中期（下）、第十六卷晚清、第十七卷现代、第十八卷当代。

二、编年史各卷据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划分为若干章（如无必要，或不分章）。章的标目方式是："××章　××年至××年，共××年"。关于某一阶段文学的总体评论放在该章的首年之前，如明前期卷"第一章　洪武元年至建文四年，共35年"，在章目下，"洪武元年"之前，单列明前期卷"引言"一目。关于某一时代文学的综合论述，放在卷首。如元代卷，在第一章前，单列元代文学"绪论"。

三、编年史各卷所收录内容的构架大体统一，重点包括七个方面：1. 重要文化政策；2. 对文学发展有显著影响的文化生活（如结社、讲学、重大文化工程的进展、相关艺术活动等）；3. 作家交往（唱和、社团活动等）；4. 作家生平事迹；5. 重要作品的创作、出版和评论；6. 争鸣（团体之间、个人之间在重要问题上的论辩等）；7. 其他。

四、叙事以纲带目，即在征引相关文献之前有一句或数句概述。如，先总叙一句"俞宪编《盛明百家诗》成书"，再征引相关序跋、著录、评议。前者为纲，后者为目，纲、目配合，旨在完整地呈现文学史事实。少量见于常用工具书的重要史实，或不必展开的文学史事实，则列纲而略目，以省篇幅。

五、公历纪年年初与中国传统纪年年末不属同一年份，如公元1899年元月1日至12月31日对应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十一月二十九日，而不对应于光绪二十五年己亥正月初一至十二月三十日。我们采用变通的处理方法，以公历纪年，而以农历纪月，比如，凡光绪二十五年己亥正月至十二月之内的内容均置于公元1899年下。作家生卒年，仍据公历标注，其他以此类推。现、当代文学部分，纪年、纪月均据公历。

六、同一年内之文学史实，按月份先后顺序排列。月份不详而仅知季度的，春季置于三月之后，夏季置于六月之后，其他以此类推。季度、月份均不详者，另设“本年”目统之。

七、一部分重要文学史实，年月不详而仅知大体时段者，在年号之末另设“××年间”目统之，如嘉靖四十五年之后另设“嘉靖年间”一目。

八、引用序跋，一般采用“作者+篇名”的方式，如“臧懋循《唐诗所序》”。引用序跋之外的诗文等作品，一般采用“集名+卷次+篇名”的方式，如“《有学集》卷三一《隐湖毛君墓志铭》”，采用“作者+篇名”的方式，如“钱谦益《隐湖毛君墓志铭》”。无篇名者则省略，如“《艺苑卮言》卷三”。某作者集中所收为他人别集所作的序跋，亦采用这一方式，如“《太函集》卷二二《弇州山人四部稿序》”。引用正史，一般采用“正史名+本传或××传”的方式，“如《明史》本传”或“《明史》李攀龙传”，不标卷次。引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或用全称，或简称“四库提要”，只标明卷次。如“四库提要卷一五三”。引用地方志，标明纂修年代，如“光绪《乌程县志》卷三一”。据类书转引时，注明原出处，如“《太平广记》卷二〇《阴隐客》（出《博异志》）”。引用报刊，注明年月日或卷次。

九、作者小传一般置于生年。有些作家，虽生年在上一卷，但在上一卷无文学活动，其小传酌情移入本卷首次出现时。如杨士奇，元亡时才4岁，其小传置于明前期卷，出生时只交代：“杨士奇（1365—1444）生”，不列小传。现、当代作者，因传记资料常见，相关作家小传酌情收录。

十、对于某一作家的总体评论和重要著录一般置于卒年。某作者卒年在下一卷，但在下一卷无重要文学活动，主要评论材料酌情置于本卷。如易顺鼎（1858—1920），其评论材料集中于晚清卷，不入现代卷。

十一、作家代表作一般不录原文，但收录重要评论材料，并酌情说明相关选本收录情形。

十二、需要补充交待而占用篇幅较大的文学史事实，设少量“附录”。对若干需要辨证的史实，设按语加以说明。以提供文献线索为主，不详加征引。

绪 论

余阙《杨君显民诗集序》：我国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无所专主，然用儒者为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虽执政大臣，亦以吏为之。由是中州小民，粗识字、能治文书者，得入台阁，共笔札，累日积月，皆可以致通显，而中州之士见用者遂浸寡。况南方之地远，士多不能自至于京师，其抱材蕴者，又往往不屑为吏，故其见用者尤寡也。及其久也，则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晋之与秦，不可与同中国，故夫南方之士微矣。延祐中，仁皇初设科目，亦有所不屑，而甘自没溺于山林之间者，不可胜道，是可惜也。夫士惟不得用于世，则多致力于文字之间以为不朽，而文辞者有幸有不幸者，不幸者至于老而无所用矣，而其文又遂泯不显，是可哀也。比年大江之南，山林之士有挟其文艺游上国，而遇知于当世。士之弹冠而起者，相踵京师。大官之家，皆有其客，而遇知于当世者，亦比比有之。（《青阳集》卷二）

戴良《求我斋文集序》：昔人谓文章与世相高下，然亦恒发于山川之秀，本诸文献之传。以鄞一郡观之，其地环以大海，而四明、骢骑诸山，往往趋海而尽。士生其间者，率伟茂博洽，有古作者之遗风。由宋而上，固不必论。国朝以来，践扬清华，出入禁近，所以鼓宣皇仁、黼黻休光于无穷，则文清袁公其人也。托迹丘园，淑艾来学，而指画口授，使疑者冰开、虚心者满怀，则敬叔程公其人也。于是以道郑先生之出，实与二公相先后。朝讲夕辩，学日以肆，自经史传记诸子以及天文、地理、历算、兵刑、食货、医卜、释老之书，罔不悉究。其所为文章，虽不尽守近世师儒绳尺，而规模论议，要不随人之后，至其佳处，自可追配古人。（《九灵山房集》卷二十一）

王祎《赠陈伯柔序》：有元以来，大江之西有二大儒焉，曰吴文正公、虞文靖公。文正之学主于为经，其于群经，悉厘正其错简，折衷其疑义，以发前儒所未发而集其成，讨论该洽，封殖深固，视汉儒之颛门名家者有间矣。文靖之学主于修辞，其于文辞，养气以培其本，知言以极其用，凡以载斯道而传之世，故其羽翼圣教，黼黻人文，卓然为一代之所宗，而自成一家之言者也。二公之学，虽其径庭有若异向，然要皆圣贤之为道，其趋一而已矣。后学之士，乌可妄议乎哉！（《王忠文集》卷五）

徐一夔《嘉兴路新建儒学记》：学校之设，国家风化之机在焉，非细故也。尝窃闻之，初国家起自朔漠，以威武立国，未遑学校之事。中统、至元之际，天下大定，许

文正公衡用儒术为辅相，凡其谋谟，皆经国大计，至于学校一事，尤切切言之。其言自国都以及州县皆设学校，使皇子以至庶人之子，皆从事日明君臣父子之道，自洒扫应对以至治国平天下，迟以十年，则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而上下亲睦。此诚不可拔之论。然当是时，国学肇建，而州县尚多苟且。延祐更化，上深厌吏蠹，赫然欲刓去之，顾学校难须成于月日，断以科目取士，盖将朝用其人而夕收其效也。大抵天下之势，此急则彼缓，矧夫上之人以是求之哉！由是学校之设，始若冠之有旒，履之有绚，姑具人文而已。当国者以提调则付之守令，以勉励则付之风宪，曰有任之者矣。而受其任者，既不皆出于儒术，而钱谷词讼又从而夺之，几何不视为迂阔之务。月更朔望，相率入谒庙廷，退坐论堂，引师弟子剿取儒先成说，敷陈一过，已则掉臂而去。如是以为故事，而欲学校有成如文正所云，其可得乎？循习之久，卒至人纪废坏，寇贼奸宄，以迄于今弗振者，职此由也。（《始丰稿》卷二）

王彝《顺理斋记》：吴郡自昔衣冠之所萃，入国朝，其郡人若宋节幹颜公，若汤师言、龚子敬两先生，及礼部于公；其寓止若所南郑先生，若虞文靖公、黄文献公、太常柳公，皆卓然师表一世。故其学者知务经术，为文章必要诸理。其后湘东李一初先生，亦寓于是，学者又出其门焉。尹君伯章，吴人者，盖尝接闻诸君子之流风，而又及亲炙黄公，且尝与李先生游，其所学概可知矣。（《王常宗集》卷一）

释妙声《友桂轩记》：若夫秦汉则去古未远，王泽未熄，故其文非后世可及。自尔以来，代有作者，而莫盛于唐宋，然视秦汉则有间矣。自训诂之学行，而古文遂微。近世文运中兴，制作尤盛，其间卓然振古豪杰之才，无让于昔。而牵于时尚，不得不靡而从之，此其文终有愧于古也与？抑又闻之，古人论立言者，谓汉不如秦，秦不如周，世愈降而愈下，时势则然也。今之论者，往往守其师说，好是今非古，而吹求其失，不亦过乎？古语有之：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因诵所闻，而遂及此，非论文也。（《东皋录》卷中）

陈相《白云集序》：吾婺道学之传，自宋东莱吕成公以身任其道，倡鸣于南渡之后，卓乎不可及已。元有仁山金文安公，以其传于北山何文定公、鲁斋王文宪公者，而传之白云许文懿公。盖北山得于勉斋黄氏，而勉斋实出考亭朱子之门，故传得其正，粹然以道名家。他如待制浦阳柳公、侍讲乌伤黄公、礼部兰溪吴公、翰林东阳张公，以及国朝学士景濂宋公、待制子充王公，皆以斯文羽翼其道者也。海内论乡学渊源之懿，师友继承之笃，盖莫如吾婺。（《白云集》卷首）

《草木子》卷四下：古之圣贤立心，至公无我。其官人之道，必曰禄罔及私，官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此其所以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也。元朝天下，长官皆其国人是用。至于风纪之司，又杜绝不用汉人、南人，宥密之机，又绝不预闻矣。其海宇虽在混一之天，而肝胆实有胡越之间。不过视官爵为己私物，其视古圣立贤无方之道，果如何哉？不知天位天禄，天以命有德，宁能屯膏吝赏，久蔽于汉人、南人哉？是以不及百年，大乱继踵，而爵禄皆归中原之人。盖祸福乘除，其数然也。由是观之，人谋岂能夺天造哉？孰若均平天施，无有南北之分，惟才是任，惟贤是使。譬之水泽，使百川分流，则大有所潴，小有所泄，滔滔汩汩，庶为悠久。若使壅并防遏，蓄而不泄，及其溃决，小则为灾，大则致败，必然之理也。

虞集《傅与砺使诗集序》：国初，中州袭赵礼部、元裕之之遗风，宗尚眉山之体。至涿郡卢公稍变其法，始以诗名东南，宋季衰陋之气，亦已销尽。大德中，文章辈出，赫然鸣其治平。集所与游者亦众，而贫寒相望，发明斯事者，则浦城杨仲弘、江右范德机其人也。杨之合作，吴兴赵公最先知之，而德机之高古神妙，诸君子未有不许之者也。其后马伯庸中丞用意深刻，思致高远，亦自成一家，观者无间言。而进士萨天锡者，最长于情，流丽清婉，作者皆爱之。而与前之诸公先后沦逝，识者然后知其不可复得也。（《傅与砺诗文集》卷首）

虞集《庐陵刘桂隐存稿序》：国朝广大，旷古未有，起而乘其雄浑之气以为文者，则有姚文公其人。其为言不尽同于古人，而伉健雄伟，何可及也。继而作者，岂不瞠然其后矣乎。当是时，南方新附，江乡之间，逢掖缙绅之士，以其抱负之非常幽远而未见知，则折其奇杰之气，以为高深危险之语，视彼靡靡混混，则有间矣。然不平之鸣，能不感愤于学者乎？而一二十年，向之闻风而仿效亦渐休息。延祐科举之兴，表表应时而出者，岂乏其人。然亦循习成弊，至于骤废骤复者，则亦有以致之者然与？于是执笔者肤浅则无所明于理，蹇涩则无所昌其辞，徇流俗者不知去其陈腐，强自高者惟傍窃于异端。斯文斯道，所以可为长太息者，常在于此也。（《桂隐文集》卷首）

欧阳玄《潜溪集序》：三代而下，文章唯西京为盛。逮及东都，其气浸衰。至李唐复盛，盛极又衰。宋有天下百年，始渐复于古。南渡以还，为士者以泛焉无根之学而荒思于科试，间有稍自振拔者，亦多诞幻卑冗，不足以名家，其衰又甚矣。我元龙兴，以浑厚之气变之，而至文生焉。中统、至元之文庞以蔚，元贞、大德之文畅而腴，至大、延祐之文丽而贞，泰定、天历之文赡以雄。涵育既久，日富月繁，上而日星之昭晰，下而山川之流峙，皆归诸粲然之文，文意将超宋唐而至西京矣。（《宋濂全集》附录）

苏天爵《书吴子高诗稿后》：我国家平定中国，士踵金宋馀习，文辞率粗豪衰苶。涿郡卢公，始以清新飘逸为之倡。延祐以来，则有蜀郡虞公、浚仪马公，以雅正之音鸣于时，士皆转相效慕，而文章之习，今独为盛焉。（《滋溪文稿》卷二十九）

杨维桢《王希赐文集再序》：我朝文章，肇变为刘、杨，再变为姚、元，三变为虞、欧、揭、宋，而后文为全盛。以气运言，则全盛之时也。盛极则亦衰之始。自天历来，文章渐趋委靡，不失于搜猎破碎，则沦于剽盗灭裂，能卓然自信不流于俗者几希矣。吾尝以近代律今之文，仅得与曾巩、苏辙、王安石、李清臣、陈无己之流相追逐，相亡而中衰也，已不得步武于陆游、刘克庄、三洪，矧叶适、陈传良、戴溪乎？不得步武于叶适、戴溪、陈传良，矧晁、张、秦、黄乎？不得步武于晁、张、秦、黄，矧二苏、欧阳乎？时则举子之伎兴矣，不惟代无作者，而鉴识衡定为之先者，无其人也亦久矣。（《东维子集》卷六）

杨维桢《剡（郯）韶诗序》：我元之诗，虞为宗，赵、范、杨、马、陈、揭副之，继者迭出而未止。吾求之东南，永嘉李孝光，钱塘张天雨，天台丁复、项炯，毗陵吴恭、倪瓒，盖亦有本者也。近复得永嘉张天英、郑东，姑苏陈谦、郭翼，而吴兴得郯韶也。韶诗清丽而温重，无穷愁险苦之态，盖其强力于学未止。探其本之所出，极其作之所诣，盖得《骚》之声，得《雅》之情，则《雅》之声矣，又岂直在元诗一人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